知识就是一种纯粹的知识，知识是由定义构成的，也就是对自然物的非感性的，非质料的形式化的实体的或者本质的把握，在传统的科学框架中，所谓的科学知识就是关于自然物的不可感的形式的定义。第一种方式和第二种方式，亚里士多德所构想的人造物的动力因，所以它们都是一种理性的创造，理性的创制技术化活动中，作为结果产生的事物，其结果是可以被我们的理智认识所把握的。创制形式所创造的事物是认识的对象，由于它自身具有理智性的维度。真理是与外部实在（事实）相符合的。也就是说，在这样一种形式和创制之下产生的自然物，自然物使其成为可能的知识是事物使其成为感性形式/实体的知识。**因此，在传统的科学知识中，知识就是纯粹的知识，构成知识的是定义，也就是对自然物的非感性的，非质料的，形式化的实体的/本质的把握。如果被称为知识的东西都是关于理性的实体的定义，如果认识都是形式的定义，那么在知识中是不存在任何感性的经验的成分，因为感性不过上我们感觉的对象，感觉的对象不是知识。在这样一种框架中，感性和经验又不是完全不发挥作用，他们发挥了过渡性桥梁的作用，对于一个自然事物而言，质料只是体现其形式，其实体和其本质的手段，在与其相对应的认识的层面上，感性经验也是手段和桥梁，我们通过经验可以通行非经验的，非感性的理性的认识。因此，在希腊式的创造图景之下，神的创造是一种形式的创造，被创造它的自然物也是形式和质料的结合，即形式是目的，质料是手段，而针对这些自然物的知识或者是科学也就是关于自然物的形式科学，是纯粹的非经验的科学，而经验在这样一种科学体系中，就结果而言不具有任何重要性，也不参与到任何作为结果产生的科学当中，但是它是我们获得知识的桥梁和手段。**

现代科学图景中，所谓的科学能够存在，就在于知识是可以被证伪的。如果某种科学理论和我们的经验发生冲突，那么它就不是知识，但是这种观念在古希腊的哲学框架中中是没有办法成立的，因为知识或者是经验本来就是形式的不完满体现，所以，如果质料产生与理论相冲突的话，恰恰证明质料是错的，因为质料本身就是以一种不完满的方式来体现形式的，它没有体现出形式也很正常，因为它只是一种外部的手段，所以经验和理论发生冲突不是理论错了，而是经验错了。所以亚里士多德才认为，自然哲学所探讨的是事物经常以及在绝大部分情况下，由于质料相对于形式来说的不完满性会扭曲形式，因此必然经验中会出现与形式所规定的应然性冲突。

**如果以从虚无中创造这个维度来看的话，任何一个自然存在者依然是由形式和质料两个维度所构成的。但是由于从虚无中创造这样一种模式中，形式和质料都来自于创造者的动力因，所以在这种内在性质料下，我们可以说，在神那里，质料以一种完满的方式表现了形式，这里的完满并不是说质料本身完全体现了完满的形式，质料本身确实完全体现出了形式的性质。形式和质料的结合是一种内在的结合，是具有必然性的结合。**这种必然性的结合指的是，由于自经院哲学的框架中，人是有限的，因此那些看上去表现了人类的缺陷不足和缺陷，是人的形式本身就是不完满的。因此，在这样的框架之下，我们获得的知识仍然是理性的知识，但是经验则是感性的质料层面完满得体现了形式本身的本性，因此认识的维度，经验本身也体现了纯粹的认识，是经验本身构成了对于非经验的认识纯粹认识的证据。因此，如果以经验与理论冲突，不是理论错了，而是经验错了，**由于从虚无中创造这样一种自然框架下，一切自然存在的质料都完满体现了非感性形式，因此，某种理论与经验发生冲突，不再是理论错了，而是经验本身错了。而这就是现代科学的一个基本特征，注重经验和实验，经验和实验不再是我们获得理论最后的被我们抛弃的手段，而是为所有的知识提供明证的东西，因此只有所有的科学经过了明证才能作为理论存在。**就此而言，我们想为现代科学创造形而上学根据的话，那么形而上学认为，自然世界是从虚无当中中创造出来的。因此，科学理论针对的是一个理性的自然世界，这个对理性的自然世界的认识中，他们要得知识的检验，要以知识作为检验知识的证据，而不再像前现代中经验不对理论构成任何证伪的作用。

因此，严格说来，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创制层面的动力因是一种理性主义的创造，这种创造活动是理性的活动，那是否存在一种非理性的创造活动？单纯的思维活动不能造成实践活动的产生，那么，在理智活动之外，还需要意志活动。从虚无创造的框架中，神在无限理智中构想出了无限多的理智形式，他通过自己的理智活动将理智形式付诸现实，这也就是莱布尼兹所设想的神的无限多理智构想的无穷多的可能世界，通过自己的意志活动把无穷多的可能世界中最好的那个或者连续性最高的那个实现出来。如果这种创造活动不是由某种理智决定的，而是单纯以神的意志决定的，甚至神本身从本质上来说，不是理性的，而是意志的，神只具有无限意志能力而不具有理智能力的话，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世界图景。关于现代科学如何产生有各种各样完全不同的观点，有一种观点认为现代科学产生的契机是13、14世纪产生的唯名。